



《香港文学》精选集

②

HONG KONG LITERARY COLLECTION

Danny Boy

我躺在丹尼床边的地毯上，守着他，直到天明。有时半夜醒来，看见丹尼静静地躺着，我禁不住会爬起来，弯身去听听他的呼吸。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在我睡梦中，那个孩子的呼吸突然停止。我明知那个脆弱的生命像风里残烛，随时可能熄灭，然而我却珍惜我与我的Danny Boy共处的每一时刻。

《香港文学》编辑部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香港文學》

精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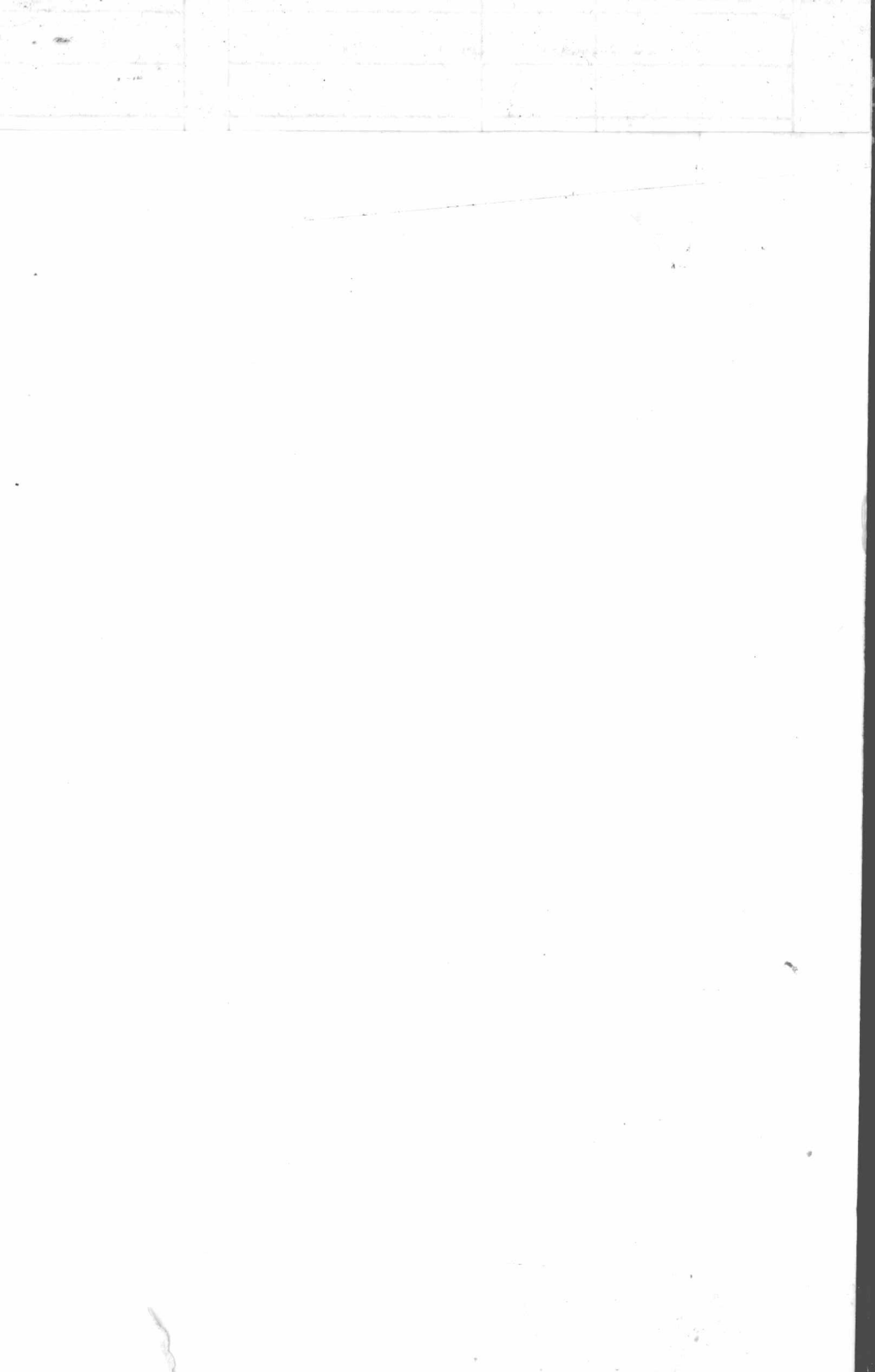
小說 2

HONG KONG LITERATURE COLLECTION

《香港文學》編輯部 編

Danny Boy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前言

FOREWORD

“香港文学选集系列”共六册，其中小说选四册：《伞》、《Danny Boy》、《垂杨柳》、《鹭或羔羊》；散文选两册：《秋日边境》、《尚未发生》；其作品均选自2000年9月号至2005年9月号的《香港文学》杂志。

在香港，文学从来就不曾占据中心位置，近些年来更趋边缘化。但边缘自有边缘的特色与优势，文学依然以其韧力发展壮大，以这些年发表在《香港文学》的作品而言，老作家依然继续写作，中年作家成了主力，而年轻新锐也不断涌现，给香港文学注入了勃勃的活力。像这样的格局，不仅有年龄段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包容了不同社会生活形态、都市节拍烙印、个体思维意识，组成一幅幅斑斓的社会生活画面。

《香港文学》立足本土，面向海内外，是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道重要桥梁。文学没有疆界，所有海内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放置于同一平台，绝对有相互参考促进的作用，这也是编者推出这套文集的用意。

本套选集，仅选小说和散文。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它自己的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

也许散文是最贴近作者心灵的文体，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天下事，人间情，来到笔下，于是多姿多彩的性情画卷便构成一幅有情人间；而在手法上，传统书写，现代实验，自成绚丽的文字世界。

作为选本，编者尽量包容，编选时兼及题材的广泛性、手法的多样性和布局的合理性。和所有选集一样，选本是一种触角，如果它们确实能成为一种触角，为文学打开一扇通风的窗口，那么编者便于愿已足。

编者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也 斯	爱美丽在屯门·····	6
董启章	溜冰场上的北野武·····	12
黎紫书	有天使走过的街道·····	27
车正轩	最后一站旺角·····	35
黄虹坚	生存的守望·····	37
智 海	室·····	50
友 友	欲望的翅膀·····	58
郑 芸	重返恋初·····	102
张 翎	恋曲三重奏·····	121
黄锦树	我的朋友鸭都拉·····	160
潘雨桐	咸水港·····	171
白先勇	Danny Boy ·····	177
王 璞	希腊拖鞋·····	190
林万里	狗眼看人低·····	194
周佩红	开往东北的火车·····	197

余 非	第一次写大字报·····	202
马 俐	飞往彼岸的时钟·····	208
钟笑芝	粥 / 爸爸 / 和句号·····	215
辛其氏	不老的谎言·····	218
朵 拉	小小说二篇·····	225
谢晓虹	头·····	227
钟 玲	山盟·····	237
格 非	戒指花·····	239
马 建	你往哪里跑! ·····	250
伊 凡	女娲织网·····	261
迟子建	门镜外的楼道·····	264
刘芷韵	后适应期·····	279
希尼尔	校庆·····	284
周 粲	阎罗王和他的家事·····	286

爱美丽在屯门

也斯

有人说爱美丽的样子看来像是在蒙马特出生，但据她告诉我们说，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她出生在元朗大水渠旁边，当年住的房间就在现今B仔凉粉三楼。她父亲喜欢钓鱼，白天去钓鱼，晚上则在附近横街开档卖鱼腩粥，直至凌晨才回家。父亲不在家的夜晚，爱美丽的母亲老给她读圣经。爱美丽自小就对天使的故事着迷，她像母亲一样不喜欢吃鱼，老望着天花板的光影幻想各种美丽奇怪的故事，在母亲爽身粉气味与鼻鼾声催眠节奏底下缓缓入睡。

爱美丽幸福而受保护的童年延续到七岁，直至母亲成为当时股市大泻的第一个牺牲者：不是因为她炒股，而是她在安宁路想走进老店买腊肠，却被从天台跳下自杀的股民压死。爱美丽父女大受打击。父亲无心钓鱼，改行专门帮人修补帐篷或从事天台违章建设为业。爱美丽则无人照顾，每天放学后流连街头，去屯门看电影或打机。她继续在黑暗中对光影作种种丰富想象，觉得酒楼女知客都是吴君如，而有纹身的黑社会都有可能是吴镇宇，在表面的凶神恶煞底下会有一颗梁山泊的善良的心。

爱美丽就像元朗仅余的少数自然植物，在毫无规划的发展与地产商不择手段的牟利手段底下，于满天灰尘之下的货柜车残骸之间粗生粗养。中学毕业以后爱美丽跟她的同学到香港谋生，有些人加入黑社会打劫，有些竞选香港小姐，爱美丽则在一茶餐厅工作，因为不懂巴结，除了斟茶递餐，掌柜算账，还要兼送外卖。生性乐天的爱美丽不以为苦，高高兴兴地欣赏中区白领丽人，游遍中环的大街小巷。她一天最高兴的时刻，就是三点三蛇王到蛇宴跟她的老友爱时髦一起喝奶茶吃油占多。她们混在中环人之中，坚决否定自己的元朗出身。爱时髦在酒吧工作，见到外国客人就会模仿电视广告，在吧台旁摇身摆柳尖叫：“Oh, Hong

Kong is beautiful！”好像是从元洲街来的那样葱过头去问人讨电话号码，每次都弄得爱美丽狼狈不堪。爱美丽觉得爱时髦是好人，就是太爱看电视广告了。

好景不常，经济逐渐不景，连茶餐厅也要裁员，爱美丽逼得另寻新就，终于还是回到新界西，在屯门井财街附近的茶餐厅找到新工作。爱时髦坚守中环，宁死不屈，她在南蛮亭小馆为爱美丽饯别，可怜她从此西出阳关，离开中心的繁华。爱时髦近日也爱说新社区和边缘，她和阿健拍拖也会去逛逛油街或是牛棚，只有已经在报上宣传过大家认可的边缘社区才是有趣的边缘。元朗屯门是她出生之地，却是她想忘记的荒漠地带。

爱美丽没有这样想。她在十一月秋日的阳光底下回到屯门。仁爱堂附近的长生店和纸扎铺还是那么乡里乡气，小巴玻璃上反照着她自己脸孔，肌肤在难得温和的早晨阳光底下发出微微光泽。她有点担心父亲，工作劳累得了老人忧郁症，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就不愿出外去旅行，她想搬回来住得近点，也可有个照应。

爱美丽在水围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才去到姨妈家里，她不明白这几座屋邨的街道上为什么这么多红绿灯。自从三路干线建成后，从屯门来这儿反而没有了直通的巴士。坐轻铁都是兜兜转转的，仿佛是要设法令大家用最久的时间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好似有一双无名的大手在愚弄大家，把此地变成迷宫中无法到达的地点。爱美丽拿笔在地图上绘画，要用想象力向恶势力挑战，重绘她可以走出迷宫的轻便路线。

她从姨妈家中窗口望出去，看见雾霭中远处的灯光，不禁欢呼：“原来从这里可以看见中环的灯光！”厨房里的彩姐浇她冷水：“那是深圳的灯光。”

爱美丽告诉姨妈她最担心的问题：父亲现在整天把自己关在良景邨的小室中，为爱美丽的母亲做了一个神龛，整天足不出户，连出外吃饭也不去了。姨妈没有回答她，只是望出窗外，说：“他过年就要回来了。”

姨丈去深圳做生意，去得频密，后来索性在那边置了家，已经很少回来了。

爱美丽在父亲家吃饭，吃到一半，抬头看见饭桌对面的父亲已沉睡过去。她走进睡房，拿了件外衣给他披上。她默默收拾碗碟，往新榕

记斩来的烧鹅髀原封不动，白饭也不过吃了一口。小杯中的白干也没呷，她孝顺女的角色当不成，只好把它搁到神龛前孝敬生前也贪嗜杯中物的母亲。

那一颗红灯泡发着暗淡的光芒，像一只目光呆滞的眼睛，瞪着她又不知有没有看见她。旁边新搁上一尊白瓷观音。爱美丽认得那是当年父母往厦门旅行带回来的。记得父亲说只要在里面注满水，那就……那就怎么了呢？注水观音，她也忘了是不是这样叫。她也不明白父亲为何又再从杂物堆中翻出满天神佛，仿佛那片红光底下的偶像与香炉可以取代现实可感可触的世界，喜欢出外喝酒吃小菜的父亲变得足不出户，对什么都没胃口，瞪大的眼睛慢慢地闭上只剩下一道缝。父亲开始响起平匀的鼻鼾。她望着闭上的眼睛，又抬头去看那永远带着神秘微笑的白瓷观音，她帮得了她的忙吗？

爱时髦好不容易到屯门来看爱美丽。爱美丽找不着替工，只好趁送外卖，到市中心把她领回工作的茶餐厅。才不过坐了一程960，爱时髦已像是历尽沧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刚坐完灰狗从纽约去到墨西哥边境。爱时髦看也不看这边塞地带的风景，一双眼就集中在爱美丽的脸孔上：哎哟！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差？一时爱美丽还以为误踏百货公司化妆部的地雷阵，推销小姐正各出奇谋恐吓顾客购买化妆品。要不是爱美丽够自信，恐怕早拉她原车坐回中环去做facial了。

爱时髦归咎於这边塞地带的风沙对皮肤不好。爱美丽爱她的朋友，不让她走天桥免遭日晒，唤一辆计程车把她送到公路另一边的茶餐厅。沿途爱时髦报道最新美容资讯、兰桂坊酒肆新貌。爱美丽听来不免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世界的外缘，与大家觉得重要的话题不发生关系。

回到茶餐厅，老细打瞌睡还未醒过来。爱时髦以东方主义的凝视，惊讶地发现现今茶餐厅其实并没有痰盂。爱美丽悄悄跟她介绍这儿的众生：刚进来买外卖的是生果铺小伙计阿橙，一天到晚给凶神恶煞的老板呼喝辱骂。坐在中央那儿的是退休的郑老伯，老在阅报品评时事。角落里是个失业艺术家，据说患了玻璃骨病，每天拿着一大叠纸写他的剧本，就是一直没法把心目中最理想的女主角形象写好。刚拿一大盆碗碟走过的是洗碗的阿静，每天都要砰砰澎澎打破二三十只玻璃杯，惹得老细大发雷霆。至於坐在最前面，对正柜围收数阿娥的那个瘦汉子，是她前度男友。虽然已经分手，他还每天呆坐在她对面监视她行动。每次有男顾

客结账时跟她说多几句，他都不免要醋意大发。由於他永恒的存在，这小店裡午餐小菜如糖醋排骨、柠檬鸡都煮得特别滋味，吃云吞面的顾客也不用蘸醋。

中午时分人客特别多。附近宠物美容公司、清凉法苑、大学小学、慈善机关和长生店工作人员，都会来这儿吃饭。大家都像面对差不多的问题：削减经费、工作过劳、恶人当道、善人被欺。埋怨的声音混和咀嚼的声音，久久在空中萦绕不散。善心的爱美丽总想：应该有些平常的道理，帮助我们面对这诡变的世道。

“《B.J.日记》怎样？好看吧？”那是爱时髦的圣经，爱美丽却觉得对自己不生作用。她尝试跟爱时髦解释：她还未恨嫁，也对大状（注：律师）和英国人这两种人种并不会另眼相看。爱美丽想与爱时髦回去看母校何福堂中学，她最近才听人说那儿以前是达德书院旧址，有段光荣的历史。爱美丽想去了解一下那段光荣的历史是什么。爱时髦不想回母校，只想疯狂购物，却苦於无物可购。

当日是九月十一日，晚上回到爱美丽寓所，爱时髦想扭开电视看《老友记》，不想却目睹了世贸大厦撞塌的悲剧！她惊叫一声，手中厚玻璃杯掉到地上，撞开了墙角地板下一个暗格，发现了三十年前一个小童留在那儿的一个铁盒子，里面有照片和日记，还有公仔纸、玻璃弹子和其他童年的珍宝。爱美丽决心要找回盒子的主人，并猜想他寻回童年的梦会是多大的欢乐！爱时髦对此不存厚望。爱美丽却不同，她每天眼见许多好人不一定有好的遭遇，爱美丽希望自己是下凡的天使，可以仗义行善，帮助别无援手的人完成他们的梦想。

爱美丽把一杯奶茶和蛋挞端给郑老伯，看见他读报的脸容严肃，额上织满了皱纹。爱美丽打开电话簿。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如何可以寻找一个昔日用铁盒盛起公仔纸和玻璃弹子的大眼明呢？也许像大部分人那样，他的眼睛没随脸孔变胖而依比例增大。也许他改了名字，变成不同的人。她抬头看着茶餐厅里的一张张脸孔。

爱美丽走遍屯门大街小巷，背囊里藏着从父亲家里偷来的白瓷观音。把水倒清，用毛巾裹起，变成襁褓中的婴孩。每天早晨她乘搭不同路线的公共汽车，不介意左兜右转去到最偏僻的区域，然后再转回大马路。她尝试记忆童年时父亲带她买过零食的铺头，虚想她可能走过的路线，一再走了冤枉路，然后通过迷路认识每日生活的迷宫。

她坐红牌小巴的时候会跟司机搭讪，问起附近可有大眼明其人。有倒是有几个，却没一个记得童年时的梦。爱美丽有时乘521兜路走。在早晨的公共汽车，她看见走上来一群老妇人。她们穿着梅菜或面豉酱颜色衣服，其中一个身上挂了好几个红胶袋，里面是刚买来的锅子，看来像个活动厨柜。她们活脱脱是一叠从旧皮箱里翻出来的旧毛衣，厚实可靠，款式却绝对过时，她们在爱时髦爱读的《B.J.日记》里是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位置的。

爱美丽在新墟下车，在街市漫步。她看见鲜活生猛的海鲜就开心了。她又来到有名的卖象拔蚌的老伯跟前。她记起以前父亲最爱白灼象拔蚌。她环绕象拔蚌老伯，沉思踱步，她抱出观音，为父亲健康默祷。她站在那儿，眼珠一转，又想出个并非属灵的点子。趁老伯与人讲价，把观音放在象拔蚌旁，让她们合拍一照。爱美丽在市中心邮局把照片邮寄，上面写上她父亲的地址和名字，代下凡的观音出门后初报平安。

她乘公共汽车，停下来转坐一个站的轻铁，然后下车步行。这儿的城巿设计没有整体规划，交通工具好似也没有为使用的人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爱美丽得不断活用她的脑袋，拿着一张地图设计她个人的行路图，在呆板没有人性的规划中发展她个人活泼的行迹。

爱美丽在“辣椒减肥”和“木乃伊瘦身法”旁边贴上一张她的“寻找大眼明”的海报。

她乘车到大兴工厂大厦的“大力水手”，在这不能幸免地改了洋名的中式素菜馆中，叫一客葡汁焗四蔬，让观音娘娘大快朵颐，然后再拍下观音与四蔬的全家福合照，准备寄给父亲以逗引他凡俗人间的口腹之欲。她决定写上：“芦笋美味无比，何时共谋一醉？”并且猜想她父亲收到时会是怎样的反应。

爱美丽打电话给爱时髦，想约她周末来蝴蝶湾烧烤，顺便一游当年孙中山的红楼。意外的是爱时髦这次没有埋怨爱美丽住在偏僻的蛮荒地帶，塞车又浪费时间。她反而一开口就大赞上次出去九龙时黑夜亡命飞车的小巴司机飞车柄有型有款！连人家的名字也知道了！爱美丽有种预感：爱时髦说不定会多点进来看她呢！

又一天，爱美丽继续带着她的观音漫游，通过繁多但不实用的交通工具，她每星期到不同的食肆拍照：洁白无瑕的观音出现在“泰味村”炒蚬的旁边，在深井“发记”欣赏芒果布甸，在元朗“大荣华”吃银虾

蚬仔炒长远，到“好到底”看大碌竹打面。观音济世为怀，每星期让爱美丽拍这些世俗照片，也不觉得是冒渎。爱美丽借离家观音之名，每星期向她父亲寄一张食物的明信片，希望恢复他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她最近有一次看见父亲站在楼下的邮箱旁边。他说只不过是倒垃圾。但爱美丽有信心他在观音每周食讯的感染下，总有一天会恢复他对生命的胃口，重新走出门去。

爱美丽看着茶匙在茶杯上搅出漩涡，她脑里又转动不少怪主意。她在策划大计：如何引姨丈回来跟姨妈过年；如何戏弄生果铺的老板，给小伙计阿橙出气；阿橙人品不错，不如把他介绍给收银的阿娥；至於呷醋大哥呢，不要紧，爱美丽山人自有妙计，她打算撮合他跟洗碗的阿静；她听说醋可以洗衣服，说不定洗碟也成效超卓！至於失业的艺术家，他飞快地瞥她一眼，爱美丽没去看他，端着奶茶在狭小的空间中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旋舞。她一定可以帮他写出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的。一出戏的无数情节，弹指间在爱美丽的脑海中搬演出来了！

爱美丽今天戴了一顶红色的帽子，晃得A73巴士平凡的玻璃窗也变得不平凡了。她还未决定下一站是卓尔居的“面藏”还是乘A59到置乐的“粉仔店”。之后她会带观音沿青山湾到嘉多利湾看狮子座的流星雨。

后记：上月看到法国电影《天使爱美丽》，觉得很有趣，想用在下学期的创作课上，请同学试作改编，作为描写地方的练习。后来自己手痒，忍不住写了一点速写，引来一些反应，便索性先试写一篇，请各位同行同学指正！

（选自《香港文学》205期，2002年1月号）

也 斯 本名梁秉钧，广东新会人，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深造比较文学，获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散文集《灰鸽早晨的话》、《山光水影》，中篇小说《剪纸》，小小小说集《布拉格的明信片》等。

溜冰场上的北野武

黄改章

制冰车在椭圆形的冰面上地毯式压行，尾部留下湿淋淋的一片路痕。光滑的水分慢慢冷冻成哑白色，直至全场也凝固成一块如童贞的大自然般无瑕的冰膜。

三点正。溜冰场的下午时段开始了。

首先飙进场内的是几个穿黑色风褸和黑长裤的工作人员，他们以一个群体从观众席下面的入口涌出，然后像猎食的鸟队一样向四方八面散开，试探着不同冰面范围的情况，又或者只不过是自己在找乐或热身。黑鸟群四散之后空出来的场地中央冰面，滑出了一头紫色小动物，与刚出现的巨大迅速的猛兽相比，这无疑就像一头轻盈而有点笨拙的小海狮。那是一个约六岁左右的小女孩，穿着十分讲究的溜冰服，紫色的连身短裙，和相同颜色的小号溜冰靴，白色护膝，鲜蓝色手袜，头发在脑袋儿两侧扎成两条像小狗竖耳般的小辫子。小海狮的技术虽不及黑鸟们纯熟，但却毫不畏惧地尽情滑行，短小的双腿颇为灵巧地交替前进。以同龄的孩子来说，小女孩可算是掌握得非常自如。她径直占住了中央的焦点，享受了一刻独担主角的美妙感觉，然后其他溜冰者就陆续加插进来。冰面开始给毫不留情地刮割，渐渐披满濛濛的伤痕。

溜冰场位于大型购物广场接近电影院和食肆的部分，也是最热闹最多年轻人聚集的部分。观众席在溜冰场入口楼上，没有座椅，只是一排云石铺成的阶级，前面是玻璃围栏。席上只有零星几个闲人，大概是暂时没事做而枯坐着打发时间，但因为下面正在清场无甚看头而更加百无聊赖。当中有在吃汉堡包作午餐的附近大学的学生，也有脱掉鞋子抬起脚在看报纸的中年女人。我随便坐在观众席最高一级的空位上，云石的冷冻透过我的牛仔褲刺激了我的屁股一下。我把屁股往石阶后方滑退，直至腰部找到靠着物。这地方的设计并不适合久坐。从我的角度看

出去，除了观众席正下方的入口，几乎可以看到整个溜冰场的状况。在这个旁观点正对面的同一层本来是间法国餐厅，但现在已经倒闭，铺位围上了喷上装饰性的餐厅顾客剪影图像的木板。对面的下层，即是和溜冰场处于同一层而地台较冰面高出的，是一间格调较年轻化的综合性餐厅，里面有意粉、薄饼、汤面、果汁等等不同风味的食品。我之所以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我的眼力特好或者带备了望远镜，或者出于疏忽而违反了叙述角度统一性的规则，而是因为我曾经在那餐厅里吃过东西。不过，我现在不在餐厅里。纵使餐厅玻璃围栏旁边的座位可以近距离观看溜冰，甚至可以和场内的人攀谈，但餐厅的角度和观众席的角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餐厅看来倒更像表演场地的一部分。溜冰场的楼底很高，在我处身的中层空间之上还有第三层，而再上去一点点才是装设着起伏形金属板和强力照明灯的天花，简单点说就是溜冰场占了商场其中三层的中空部分。除了溜冰场长边的分别是观众席和餐厅的两面，短边的其中一面是商场美食广场，另一面则是由底至顶的框格形大玻璃窗。框格玻璃窗也是溜冰场日间采光的主要来源，望出去可以见到附近地区的低矮高级住宅房子，和更远一点的山景。今天外面反照着酷热的夏日阳光，但室内的空气却有一种洁净无味的清爽。我眯着眼望向窗墙外刺眼的景色，产生了一刻置身于豪华邮轮航行于加勒比海的幻觉。

我试着如上述般向自己描绘溜冰场的空间，但却远远未达满意的程度。我不知道欠缺了什么，好像在眼前一切清晰无误的表象底下，还隐藏着什么更为核心的东西，是我没有说出来的，甚至是我没有看见的。那会是像封藏在冰底的湖一样的阴沉、深邃、冰冷和危险的东西吗？这使我联想到因湖上积结的冰层不够结实而造成冰面破裂溜冰者掉进水里溺毙的意外，甚至以这恐惧为我一直没意图学习溜冰的理由，但那其实是可笑的懦夫的想法。首先在亚热带成长的我除了在电影里并无目睹这种意外的经验，其次溜冰场的冰块不会碎裂，冰层下面也不是深湖。那下面不过是机器。结果现在我只能以超龄者的身份自绝于溜冰场外，以妒忌的眼神偷窥着连雏狗似的儿童也能轻易做出的美妙动作。我看着制冰车缓缓辗过冰面，拖扫出长长的湿道。然后光滑的水分慢慢消失，不是蒸发掉，而是凝固了。我的思绪也渐渐结成一块，好像失去了流动性，失去了润滑性，变成了干燥的冰块，记忆、感情、欲望也处于悬空状态。是涤净了吗？抹除了吗？压平了吗？我了解冷冻装置的运作。

紫衣小女孩滑过湖面了。在团团转动的大人间，没有半点畏惧，甚至好像看不见其他溜冰者的存在。仿佛场内只有她一个，在观众的注视下展示自己的舞姿。无论是双腿交叉滑行前进，还是圆弧形后退，紫衣小女孩也没有困难，起动和停止也像早熟的海鸟一样学习得似模似样。不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需要教练的指导，她是自己在场内自由自在地玩耍，做自己喜欢的动作。她在做着后退滑行，然后在换腿的时候尝试了一下3型转身，而且微微地离地跳跃了一下，但落点似乎差了一点点。她自己也知道做得并不成功，不忿地用双手夸张地敲了敲脑袋，故作腼腆地笑着，望向旁边餐厅的方向。她又向那边做了几个表情，张开双手装作不明白，然后又在盘旋的鹰群里找空位再试验她的转身跳。我望向餐厅那边，在这个午饭后的时段格外空荡荡的，只有三数张占着的桌子。在倚傍着溜冰场玻璃围栏的一个卡座上，面对面坐着一对男女。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他们的侧身，男的在右女的在左。男的穿白色恤衫和灰色西裤，打一条远远也感到扎眼的金黄色领带，灰色西装外套搭在旁边的座椅背上。那个女的穿得较随便，白色背心和窄身牛仔褲，但她勾在脚指尖的细带子高跟鞋和搁在桌子上的精致小手袋，却显露出她比较成熟的年龄。女子从座椅站了起来，把腹部挨在玻璃栏上，上身向前倾出，朝场内的紫衣小女孩紧张地招着手，好像有话要和她说话，但小女孩只是望着女子做着儿童话剧般的动作，却没有过去和她说话。女孩又试了一下转身跳，这次落点较准，但她依然是夸张地表示那种好笑的不满。

更多人像排水口的污物一样冲进溜冰场内，但冰面还未至于挤迫。一个穿黑色衫裤的高瘦青年男教练在场中央的位置弯下腰，垂下握着水笔的右手，张开双腿，像圆规一样以稳定的滑动在冰面画出几乎完美的圆圈。然后他指示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沿着圆圈练习前进步法。女孩穿着米色松身T恤和军绿色阔布裤，长头发在脑后扎成高高的一条马尾。她双腿不自主地颤动着，上体突然屈曲，张开的双臂扑向旁边的男教练。男教练想避开但又不得不象征式地扶了她一下，又放开，自己在旁边做着示范动作。女孩一边听一边点头，突然又给在身后掠过的一阵风吓了一跳，双手掩着胸口。那阵风是一个在人群里不顾死活地像速度滑冰选手一样冲刺的短发少年，他多次在差点碰撞到反应迟钝的企鹅般的小孩子前急速煞停，并且好像很享受这种惊险的实验，对自己控制自

如的技术有点沾沾自喜。和速度少年相反的是一个穿橙色洋装外套和棕色阔裙裤的中年妇人，头发电成蓬松的鬈曲，是场内绝无仅有的这个年纪的妇女。妇人的双脚一直维持肩阔的平行位置，以微乎其微的沉腰和曲腿来做成极度缓慢的推进，眼睛似闭非闭的无视于身旁的扰攘，双手同时重复着提高到腹前然后以掌心向脚尖压下的动作，看起来就像在练习内家气功之类的样子。除了气功妇人之外，场内年纪最大的要算是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贴身而颜色鲜艳的衫裤有点像单车选手，但更像马戏团里扮作木偶的小丑，头上戴着红色的倒扣着的鸭嘴帽，双手像柴枝般挂着肿胀的红色手套。他以颇为灵巧的步法活动，在8字形轨迹上包含了前进和后退，转身和轻跃的花式，可以看出颇有技术的根底，但最莫名其妙的是他像默剧一样的手部动作，好像在空中推拉着什么隐形的东西，和他脸上一直展露着的娱宾式的笑容。他的速度虽比练功妇人快一点，但也依然像是慢镜头播放。在完成一组动作之后，男子向着观众席做了一下滑稽的优雅的鞠躬。场内场外没有人拍掌，也没有人表示兴趣，或惊讶。小丑男人就像隐形一样继续着他的独脚演出。

然后北野武就出场了。那是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矮小壮实的身形，短而带点鬈曲的黑发，黝黑的肤色，细小而下垂的双眼，和本然的神情。北野武穿着极不显眼的浅蓝牛仔布恤衫和深蓝牛仔裤，恤衫胸口钮扣敞开到第二颗，露出里面有点残旧的白色汗衫，长衫袖则卷起到肘关节。他的年纪看来和小丑男人相若，身份则难以猜测。虽然他有着劳动阶层的粗壮，但从他手腕上戴着的银色劳力士蚝式手表来推断，也可能是个提早退休的生意人，抛弃西装穿上便服过着优游的日子，还有闲情到溜冰场重拾发迹前的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又或者，他其实是个退休运动员，甚至是个过气溜冰选手，因为他一出场就以稳健的速度和几乎不能察觉的身体微调灵活地绕场穿插一周，功力显然比拚命压冰前冲的短发少年高出许多。但他也像其他较年长的溜冰者一样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只是如同幽灵一样漠然地掠过冰冷的空气。但纵使是透明，也会如一阵猛风般袭来吧。我几乎可以听到冰在碎裂的声音。北野武以魁宏的独行北极熊的姿态巡视了一圈之后，就T字步停下来，专业地以七十五度张开脚尖，把右脚跟贴放在左脚脚底窝旁，括弧状微弯着双腿站立，叉着腰环望，以厌恶性的眼神扫视场内过多的小孩，仿佛嫌他们妨碍他的高难度练习似的。又或者，那不是普通的厌恶眼神，他并没有

蹙眉或努嘴之类表露正常的蔑视的神色，而是在像神经瘫痪的无表情的面部底下不动声色地隐藏着对生命的愤怒和憎恨，随时在忍无可忍的极点里毫无预警地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他年纪虽然已经不小，但绝对拥有扭断场内任何一个不论男女长幼的人的脖子的力量。但又着腰垂着头的北野武没有惹起谁的敬畏，只有紫衣小女孩在经过的时候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时候观众席上来了一群中学女生，合共四个人，穿着白色夏季校服裙，是刚刚下课就来到商场流连。她们大声地埋怨着没有空座位，围在我面前东张西望，好像是想迫我让开。我识趣地往旁侧移动，她们便立即进占我前面的两层梯级。她们似乎是想密谈些什么，变换了几个围坐的方法，结果两人背向着我坐在云石地阶上，另外两人坐在下一级，背着溜冰场面向着她们的同伴。背着我的两个女学生躬着背，透现着薄薄的的确凉质料校服里的胸围带，其中一个穿的是深色的近乎是黑色的胸围。从她们身体中间的空隙刚刚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坐下面的女生，毫不忸怩地张开大腿盘坐，校服裙的前摆在两腿中间部位勉强地掩盖着下体，在两旁无可避免地袒露出一大截大腿。我迅即把视线从那个危险的凹陷空隙移开。其中一个女生突然指着场内，笑道：“喂，睇下个老坑，几十岁仲学人踩冰！”其他同伴就发出应和的笑，有人又补充：“仲有个阿婶呢！哗，好似练法轮功咁！”大家又笑了一轮。我脸面突然感到火烫般的热力，像冰面给刀片无情地磨擦一样，不知是因为年轻女孩的笑声，还是产生被嘲弄的同感。我想如果北野武听到她们刚才大不敬的言词，她们该会得到怎样的悲惨下场。如果不是给脱光衣服蹂躏至死，至少也会从观众席被掷下去而躺在血泊中吧。凝固的东西像温热的血一样开始融化。

在场边，一个女教练正在训练一群初学的小孩前进的步法，让他们扶着和他们身高相若的交通雪糕筒实习。许多孩子还是滑倒在地上，此起彼落的，教练忙着一把他们拉起来。紫衣小女孩在旁边滑过，看了那些笨拙的同龄小朋友一眼，心里可能觉得他们很好笑。这么容易也不懂啊，真是一群蠢蛋！想着，就立即加速，改成后退，做了一个3型转身，张开双臂原地连续自转。这次她感到十分满意，立即又望向餐厅那边，因为距离较近，听到那围栏旁边的女子向她呼唤。女孩缓缓溜过去，站在玻璃围栏前抬头看着上面。上面的女子又把上半身挨出来，